

老故事不老

寫在《都是龍袍惹的禍》重演的時候

潘惠森先生又講故事了。這一回講的是一則人們耳熟能詳的老故事：丁寶楨斬殺安德海。這則宦官干政的宮闈逸聞，已被人們用筆記小說、影視作品講了一遍又一遍。潘惠森相信他能講得好、講得妙，因為他不是握有歷史的秘密，而是握有講故事的秘訣。

■文：林克歡 圖：香港話劇團提供 攝影：Carmen So

由潘惠森編劇、司徒慧焯導演、香港話劇團製作、演出的《都是龍袍惹的禍》，首演於2013年3月，此後數度重演。該劇敘述：同治八年（1869年），西宮總管太監安德海奉慈禧之命，乘船南下廣東採辦龍衣。沿途品絲調竹、慶賀生日、放蕩招搖、聲勢赫然。山東巡撫丁寶楨接東宮皇太后慈安、恭親王奕訢的手令，緝捕安德海。慈禧聞訊大怒，連呼「發我懿旨」，宣召安德海回京。丁寶楨接旨陽奉陰違，棋高一着，敷演了一齣「前門接旨，後門斬首」的好戲。

宮廷內爭背景下的安德海之死

宦官之設，起自何時，已難稽考。《周禮·天官》載：「寺人（宦者）掌王之內人」。漢時常委任宦者為黃門令，黃門即宮門，可見宦官古時之責主要限於守衛門禁、監察出入。宦官干政以明為甚，巨奸大慝如魏忠賢者，因廠衛之設，為害尤烈。滿清入關之後，一切因襲舊制，然而對宦官管束較嚴，立有不許宦官出京之戒。清代宦官敢於自居身在禁中，威福自恣，當在慈禧垂簾聽政期間。安德海之後，尚有李蓮英、欺罔日盛、國亡乃已。

《都是龍袍惹的禍》並不正面描繪安德海之流無所不至的貪殘傾陷、羅織恐詐，而是將安德海的嬌縱撈掠、觸忌張狂，置於宮廷內爭燭光斧影的背景上。安德海連戒出京之事發生在辛酉政變（去除肅順等八位顧命大臣）後慈禧鋒芒初露之時。慈禧與慈安、同治、奕訢諸人嫡庶、母子、叔嫂之間的嫌隙，實為搶奪大清神器之爭。惹禍的不是龍袍，而是觸發了血腥的暴力機制。清史學者金性堯在《清代宮廷政變錄》中說：「安德海至山東境，被巡撫丁寶楨扣押，被就地正法，也算替六爺出了口氣。」文中所說的「六爺」即恭親王奕訢（奕訢是道光帝第六子，咸豐帝同父異母兄弟，清末洋務派首領，人稱六



■有傳慈禧與安德海有非一般關係，究竟孰真孰假？

■安德海在他的海上行宮慶生。



爺。同治四年被撤去議政王軍機大臣實權）。從某種意義上說，安德海只不過是衝突雙方力量暫時調整這一暴力機制的替罪羊。

歷史與當代的對話

在敘述策略上，潘惠森回歸故事性，並採用最老土的佳構劇的營構方式：人物分為對立兩大陣營：幼主同治、東宮皇太后慈安、恭親王奕訢、山東巡撫丁寶楨為一方；西宮皇太后慈禧、總管太監安德海為另一方。彼此勾心鬥角，劍拔弩張，矛盾層層推進，情節緊緊相銜，末尾丁寶楨日行三百里「馬上飛遞」的稟報——奕訢



■太監安德海(劉守正飾)為慈禧身邊大紅人，備受朝野非議。

「六百里加急」的密函——慈禧「八百里加急飛遞」的懿旨，層層疊加的戲劇危機，將全劇逼向接旨與斬首同時進行的極具反諷意味的戲劇高潮。

潘惠森心知肚明，在今天這個娛樂化時代，通俗劇是吸引普通觀眾極佳的戲劇模式，然而假若只用來拷貝一個靜止的歷史事實，故事在漫長歲月中所保留起來的力量，便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故事穿越時空的力量，既源自故事本身交流經驗與提供忠告的智慧，也依賴故事講述/複述者與聽眾/觀眾的共同渴望。老故事不老，其隱秘正在於此。

在《都是龍袍惹的禍》中，最為精彩、奇妙的，不是幼帝同治和恭親王滿口英語，不是牛刀殺雞的隱喻與太子太保丁寶楨在舞台前沿親自操刀爆炒宮保雞丁的舞台呈現，而是安德海被拘捕之後，毫無畏懼、咄咄逼人的慷慨陳詞。安德海當眾除去衣衫，赤裸於前，理直氣壯地質問丁寶楨：「請大人你問下良心，而家滿朝文武，有邊個唔想得到皇太后嘅歡心？」不錯，我是個身體殘缺的閹人，自己閹自己，「但係，丁大人，你知道得最清楚，（滿朝文武）其實每一個都係太監！」言下之意，包括丁大人你在內，你們這批精



■山東巡撫丁寶楨(陳淑儀飾)為公義捉拿太監安德海。



■安德海私自穿龍袍，招致殺生之禍。



■安德海出京採購龍袍，慈安太后(雷思蘭飾)立命誅之。



■慈禧太后(彭杏英飾)垂簾聽政，權傾朝野。

神被閹割的殘缺者，較之身體殘缺的宦官，又高尚到哪裡去呢？這當然不可能是當年安德海所說的原話。當年安德海究竟說了些什麼，已無從考證。一個封建時代識字不多的宦者也斷不可能有這樣的思想深度。潘惠森在歷史斷點上的虛構，主要不是對歷史的闡釋，而是在敘事虛構與歷史真實的多重滲透中，完成歷史與當代的對話。

講故事的秘訣

在《給A·A·的第三十四封信》中，潘惠森寫道：「歷史知道得太多，我們知道得太少……我想知道，她沒有說，或懶得說，例如安德海之死。歷史當然告訴了我們，安德海死了，死了就是死了，他犯了什麼，誰斬了他，時間地點全都交代了，這就是歷史。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最想知道的她沒有告訴我。這也是歷史，或叫歷史的秘密。」（見《都是龍袍惹的禍》演出場刊，第5頁）潘先生顯然在這裡賣了一個關子，或者说設了一個騙局，讓輕信的觀眾一起跳下深不見底的歷史闡釋與意義的陷阱。事實上，潘惠森並不講述歷史的秘密，他所講述的是一則故事，一則歷史故事。本雅明說：「講故事有一半的秘訣就在於，當一個人複述故事時，無須解釋。」潘惠森像所有講故事的高手一樣，可以將最奇異古怪的事情講得精彩絕倫，但事件之間的心理聯繫卻留下無數空隙，觀眾盡可以結合自己的生活經驗，依照自己的理解，對事件作出不同的解釋。「前門接旨，後門斬首」，其實也是潘



■恭親王奕訢(高翰文飾)欲干預朝政。

新手法 講童夢 談暮年

西班牙《點點夢樂園》vs 葡萄牙《余·暮年》

南歐伊比利亞半島上兩個劇團為今年澳門藝術節帶來的製作，一以童年來發揮，是兒童劇，一以暮年為題，是「長者劇」。相同的是都採用了很新的手法，對觀眾作出挑戰！如採用傳統欣賞方式態度觀賞，必然會因為「看不明白」而感到失望。但即使帶着腦袋進場，散場後亦不一定能得到答案，但卻不難獲得很大的啟發。

「新科技」天衣無縫

西班牙士多啤梨劇團（Madruxa Teatre）在澳門文化中心小劇場演出的《點點夢樂園》，本質是闔家歡的兒童節目。表面看來元素頗為簡單，一女一男兩位演員沒有台詞，只運用熒幕投影來表演。表面較易看易明，兩位演員以肢體動作、舞蹈與啞劇的方式，結合着「新科技」產生出充滿幻想力、變化多端的奇幻故事。所謂「新科技」便是很有立體感的投影，投射在橫張於舞台後面的熒幕上。

獨特之處是這些投影配合着兩位演員，有時在幕前，而更多時候在幕後的動作，作出天衣無縫的「聯合演出」，由此產生出各種各樣的奇趣幻想；加上度身打造的原創音樂，全場暗黑下來將舞台上繽紛變化的投影加以突出，確是一次將「新科技」投影與傳統演技結合的成功範例。這種富有聽覺和視覺，不斷變幻的視聽效果，能讓一家大細都看得津津有味。

但這個製作費人思量的是故事的含義所在。愛整潔的女孩莉亞（Laia），每當在那幅又大又白的牆上（熒幕）出現污點（Dot），就會出盡法寶將污點擦掉。但當「點」（男主角）出現，魔法便出現了。這個魔法，其實便是按着「串點成線，接線成面」的方式，從點開始幻化出起起伏伏的線條，線條又幻化出各種各樣的圖形，那幅大白牆便有如魔術鏡，成為夢想成真的樂園。

可以說，在四十五分鐘的節目中，富有緩急節奏的

圖像、燈光與音樂的結合，很有視聽之娛，很有可觀性，只是究竟會有多少人會思考到包含在這個「夢幻童話」中的微形大義呢？本是要想盡法寶除之而後快的「污點」，原來可以是萬物萬象之起源，那又意味着甚麼呢？

《點點夢樂園》列於場刊上的「幕後工作人員」多達十七人，可見要將新科技運用到舞台上並收到好效果，背後實是大有學問。舞台上的「真人」現場表演，如何和「新科技」作出天衣無縫的配合？箇中有何「法寶」？可以說是「業務秘密」，自難有答案了。

框架中插科打諢

至於葡萄牙麻煩劇團在舊法院大樓演出的《余·暮年》，文本改編自維艾拉·門德斯（Vieira Mendes）的同名作品，但參與文本創作的卻多達七人，其中四位亦是參與演出的演員，也就是說五位演出者中，只有一人沒有參加文本創作，就形式來看，這應是一個帶有很強的「集體演編」元素的製作。為此，故事中的五位演出者，儘管沒有明晰的身份角色，但都有鮮明獨特的形象，有趣的是，一個小時的節目，內容命題較《點點夢樂園》直接簡單，場刊中只有百餘字的「節目簡介」，就是說「老」的問題：「老年代表着今天，亦是昨天。……生老病死本屬平常事，但人老了又代表甚麼？年邁代表接近死亡，但憂愁可一笑而過，絕望可化為笑聲。」

演區內最吸睛的便是將大大的白色英文「OLD」字反轉過來作為佈景，是明確地告訴觀眾，這個製作會以顛倒的方式、「喜劇」的形態來講述看來應是沉重的「老」的命題。確實，整個製作的氣氛是頗為熱鬧輕鬆的，然而，觀眾散場後，是否能找尋得到場刊



■西班牙士多啤梨劇團《點點夢樂園》 澳門文化局提供

「節目介紹」中所提出的問題的答案呢？問題是：「因為我老了，所以說自己老？還是因為我說自己老，所以老了？」還有是否能找出「我是誰」及「何謂老去」的答案呢？這個製作有很明顯的框架結構，開始時其中一位演員刻意告訴觀眾，他爸爸亦在座中親臨觀賞演出（講到真的一樣），演出最後該演員再度向在觀眾席觀看父親「對話」，又以英語談到澳門藝術節、澳門文化局、在演出場地的展覽、畫展……刻意地將演出帶回到現實中來，結構上是前後呼應的佈局；同時，演出開始後，唯一的一位女演員雅爾丁（C. Jardim），胖胖的身形，卻能以無比靈活的、帶着誇張的演出方式，傳授製作及以之來自殺的氮氣袋「Exit Bag」……隨後便讓時光「倒流」回一百三十四億年前，從地球人類的歷史來展示。演出過程便以寫上了數字的告示板，將觀眾帶回一百億年前、四十六億年前、四十四億年前……然後進到二十五萬年前的直立人歷史的新階段，繼續倒數……最後回到九個月前……兩個月、一個月……到結束前再回到劇場中來，可以說是



■麻煩劇團《余·暮年》 澳門文化局提供

有清楚不過的段落結構。

但《余·暮年》在此一框架結構下，穿插其中的卻是五位造型「奇形怪狀」的表演者，以仿如是插科打諢的手法，有時配合歌曲及舞蹈，亦會使用語言，以不同的演員組合，各自講述有關人類傳承和不斷老去等等問題的故事。這些故事都是片段的、零碎的，有輕鬆逗趣的，有幽默諷刺的，有些更是較為複雜的概念，內容包羅了太陽、地球及月球的話語、恐龍、染色體和人類的代代相傳……可說是雜亂紛陳，相互之間都看不出有何關係邏輯和連結。

面對着「豐富」且快速變換的內容，難免會看得有點吃力，觀賞後可能自己都迷失了。或許，這個製作的目的並非在於「我是誰」及「何謂老去」的問題提供答案，而只是嘗試將一個嚴肅死板的題材，以不一樣的顛倒手法方式來重新論述。如此處理，亦確是能讓大家輕鬆地面對此一「老」課題，相反的是《點點夢樂園》卻是藉着高科技，將兒童劇的效果和滿意加以提升，兩者相同的是，都將表演舞台的空間進一步擴大了！

■文：周凡夫